



青蓮室監製
蘇州內

文鼎

資治通鑑綱目

國

鄭治通鑑綱目序例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

詔編集鄭治通鑑既成又撮異精要之
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已晚病本
書太詳目錄太簡爰著舉要曆八十
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
讀南陽胡文定公始獲因公遺藁修

成舉與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
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
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
領其要亦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
輒與同志曰兩公三書別為義例增

損彙括已就此編蓋表歲以皆年

之五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
米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亦備歲

年亦曰季以著統凡正統之辛歲下
大書非正統者兩

行分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
變例正例如始矣

與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
拜之大者變例如不杜此例亦謹可

為濼要可茲弄亦分註以備言凡分
注有

追原果始者有遂言其宛者有詳陳
其事者有備載異言者有因始終亦

見者有因琴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
見者有因家法而見者有溫公所立

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三說所
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

先生折衷之語今夫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
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
同異通賚曉析如指諸掌名由師沿
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
和俊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
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
然歲周於上而

天猶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
槩舉而監莽昭吳衆目畢張而幾微
著矣是則凡爲茲起格物之學者夫
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
乎其可已默識吳因述具指意條例
如此列於編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
道壬辰歲卯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嘉靖歲在癸卯徐吉月
皇明趙府正義堂重校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目錄

統系

正統 列國 篡賊 建國
僭國 無統 不成君小國

歲年

名號

正統 僭號
篡賊

即位

建都 起兵
加號 傳位

改元

後唐石晉之間溫
公舊例尤為顛錯

尊立

崩葬

陵廟 追尊
改葬

篡賊

廢徙

謂下廢上者其上
廢下自入廢黜例



祭祀

郊祀

封禪

宗廟

雜祭祀

行幸

巡行

田獵

恩澤

制詔

更革

戒諭

遺詔

朝會

聘問

和好

游說

交質

封拜

割地

降附

貢獻

徵聘

征伐

錄子孫

賞賜

殊禮

遣將

廢黜

叛亂

戰

夷狄

遺將

罷免

師名

太子

國除

諸王

人事

災祥

凡例目錄

畢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

統系

正統

列國

篡賊

建國

凡正統謂周

起篇首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

起始皇二十六年

三漢

起高祖五年盡炎興元年此用習鑿齒及程

統與司

晉起大康元年隋起開皇九年盡唐起武

馬氏與

祐四年

列國謂正統所封之國

如周之秦晉齊楚燕魏韓趙田諸大國及漢諸侯王

類之

篡賊謂篡位于統而不及傳世者

如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后之

類其隗囂公孫述安史之屬又不得入此例

建國謂仗義自王或相王者

如秦之楚趙齊燕魏韓

僭國謂乘亂篡位或據土者

如漢之魏吳晉之漢趙諸燕二魏二秦成

漢代諸涼西秦夏之屬內二秦以上為大國成漢以下為小國

無統謂周秦之間

秦楚燕魏韓趙齊代

秦漢之間

楚西楚漢三大國在

漢晉之間

魏吳晉三大國凡十四年

之間

宋魏齊梁北齊後周陳隋為大國西秦

隋唐

之間

隋唐魏夏梁涼秦定楊吳楚

五代

梁唐晉漢周為大國

二蜀晉岐吳南漢吳越楚荆閩南唐殷北漢為小國凡五十二年

不成君謂仗義承統而不能成功者

如劉玄

凡正統全用天子之制以臨四方書法多因舊文略

如春秋書周魯事事有相因者連書之

篡賊事亦連書但每

歲首及有異事處一加其名

諸國或臣或叛各以其制處之

如漢

自昭烈以後即內吳而外魏

事各冠以國號不連書

凡無統即為敵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書法多變舊

文略如春秋書他國事事各冠以國號不連書

凡

書與否非有褒貶但從文勢之便耳

凡諸國號從其本稱或屢更易即從史家所稱而於

建國之始即註云是為某國

如晉大元十年乞伏國仁稱單于即註云

是為西秦

凡諸國同時同號者後起者稱後至前國亡則後國

去後字而凡追稱前國處加前字

凡遠方小國繼世遷徙不能悉書因事乃見如仇池楊氏之

類○凡言因事乃見者本條雖無事而可參照前後者皆是

歲年

凡歲不用歲陽名只用甲子依史記年表以從簡便大書於橫

行之上甲字子字別之以朱其餘皆墨

凡正統周自篇首秦漢晉隋唐自初并天下皆大書

於橫行之下朱書國號如云周秦漢晉隋唐謚號如周云威烈王秦云

始皇帝漢云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晉云世祖武皇帝隋云高祖文皇帝唐云高祖神堯皇帝

君名如云午○惟篇首前無所承故立年號周秦此例後有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

未有如晉即云太康墨書某年如周云二十三年

隋云開皇唐云武德墨書某年秦云二十六年漢

云五年晉云元年隋次年以後但於行下墨書某

云九年唐云七年

年如威烈王云二十四年

篇首周年之下朱註列國如云秦晉楚燕齊魏韓趙墨書謚爵

如云簡公烈公之類惟三晉初君名如止如當之

為侯而不改元故未書謚爵

某年所註列國頗以興起先後為次而於新舊之

間以圈隔之其末又以圈隔下朱註總結統舊國

若干新國若干凡若干國次年以後唯元年註之

如前法如燕僖公元年之類不結有增損者依例結之新舊並如前結

凡天子繼世則但於行下朱書謚號如安王二世皇帝之類不名者

名已見其後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
用後人所貶之爵以其非有天下之號也

年號如漢建元之類墨書元年周則列國之元亦註其下次年以後如

篇首次年之法秦漢以後列國不復註

建國僭國之大者則於年下朱書國名謚號姓名

如楚隱王陳勝魏文帝曹丕之類無謚者但云某王某年號如魏黃初之類墨註元

年次年以後則朱註國名墨註年號某年其小者

則依周列國例但年號用墨註首尾增損新舊之

間亦如前法

其篡賊干統而正統已絕無年可繫則朱註其國名

墨註年號於行下如漢之呂氏新莽之類正統雖絕而故君

尚存則追繫正統之年而註其下如唐之武氏用范氏唐鑑及胡

氏補遺義例

其不成君亦依正統已絕之例如漢帝之類

凡無統自更端處如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楚漢元年吳黃武元年宋永初元年隋義寧

元年梁開平元年即於行下分註諸國之年大者紀年小

者紀元朱書新舊首尾增損皆如前法但其興廢

促數則歲結之不紀年者亦列數其國號

名號正統 僭國 篡賊 無統 不成君

凡正統之君周曰王秦漢以下曰帝其曰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不

用唯註中或因舊文其列國之君周曰某爵某如趙侯僭稱

王者曰某君某如楚君當之類有註則從本文○按通鑑魏晉以後獨以一國之年

紀事而謂其君曰帝其餘皆謂之王初無正聞之別而猶避兩帝之嫌至周末諸侯皆僭王號顧反

因而不改蓋其筆削之初義例未定故漢以後曰有此失今特正之庶以竊取春秋之義

某王某如齊王信之類其僭稱帝曰某主某如魏主丕之類註首如之

後直書名篡賊曰某新莽之類

不成君曰帝某如帝玄之類註則從本文

凡無統之君周秦之間曰某王秦王韓王之類無貶文者周室既亡而諸

侯又皆稱之則已不為天子之號矣秦漢之間曰某帝楚義帝之類○無貶文者

是時天下無君義帝實天下之共主但制於強臣尋以弒殞故不得為正統耳曰某王如漢

王之類漢以後稱帝曰某王吳晉宋魏之類註同其小國曰某

主某如夏主勃勃之類某王某如北涼王蒙遜之類某公某如涼公歆之類

凡小國註如僭國之例云

即位建都起兵加號傳國

凡正統周王繼世曰子某立註云是為某王如安王之類非

子則各以其屬如顯王之類不言即位者古者嗣君定位初喪踰年而後即位戰國末年此禮猶在

如秦昭王薨次年十月孝文王乃即位三日而薨是也故舊史言立而不言即位今從之秦更

號曰王初并天下更號曰皇帝始皇初即位時未有天下自從無

統之例雖用周王繼世之法亦不書即位及并天下又未嘗政行即位之禮但稱更號耳繼世

曰某襲位胡亥從本文

漢以後創業中興曰王即皇帝位漢高祖已稱漢王晉元帝已稱

晉王故但稱王惟光武昭烈各以其號書○繼世

晉隋唐創業時未有天下自從無統之例

曰太子某即位漢惠帝以下用此例古禮已廢從

有故則隨事書之如秦子嬰漢文帝之類

凡列國繼世不書因事注中見之其有故者乃隨事

書之如燕平楚楚橫齊法章楚完

凡建國自立者曰某自立為某王如陳勝

人所立者曰某尊某為某項籍尊義帝之類或曰某國立

某為某或曰某人立某為某王如秦嘉立景駒之類或曰某

王某立某為某王

凡僭國始稱帝者曰某號姓名稱皇帝如魏王曹丕宋王劉裕梁

王朱昇繼世曰太子某立如魏太子獻

始稱王者姓名稱某王其繼世曰嗣

復國曰某復立為某王如古伯拔珪之類復號曰某國復稱

王如西秦

凡篡賊自見篡弒例

凡不成君者其初立用列國如下例唯所當如劉信劉玄之類

凡無統周秦之間惟秦繼世

從周王例諸國仍用

列國例自漢晉以後用僭

如晉王炎齊王道成之類

凡始建都曰都高帝都櫟陽帝玄陽自他所來徙曰徙

都韓徙都鄭秦徙都咸陽○凡言西都屢徙而後

定曰定都漢高帝至長事之微者曰某遷于某楚如

遷于鉅陽之類國之微者曰某徙居某如衛徙居野王之類徙封曰

徙封如楚黃歇徙封于吳之類見其強橫無君之實餘見封拜例為人所徙曰

某人徙某人于某地如楚人徙魯于莒之類

凡起兵以義者曰起兵如秦末諸侯漢劉崇翟義其

起雖不義而所與敵者又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

兵起如新莽時州郡及樊崇乃子都之屬

凡國家無主四方據州郡稱牧守者曰某人自為某

自稱某自領某官袁紹曹操之類其傳襲各隨其事書之

凡天子已稱皇帝而復加他號者隨事書之如漢陳聖劉太

平周天元唐尊號之類

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趙主父之類他人曰讓燕噲之類

改元後唐石晉之間溫公舊例尤為顛錯

凡中世而改元者著其始魏惠王一年漢文帝元狩之類餘皆

因事見之如章和之類

凡中歲而改元無事義者以為後正依溫公舊例其

在廢興之際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

道守書改堂

通鑑綱目凡例

於下

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鑑從是年之首即為魏黃初又章武

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但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註文是漢號而通鑑所書乃在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

尊立

尊謂尊太上皇太皇太后后皇太后后立謂立皇后皇太子其諸王自入封拜例

凡正統尊立皆書尊曰尊某為某

漢高祖尊太公為太上皇後凡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后尊皇太后為皇太后后皆用此例

其母非正嫡則加姓氏

定陶

太后丁姬慎園貴人之類

更曰更某為某

漢高祖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

立后曰立皇后某氏

如惠帝張后之類

非正嫡曰立某氏

為皇后

如文帝竇后之類

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

漢文

帝初立景帝為太子時但云子啓中年以後封王諸子始有稱皇子者後遂稱之今按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只從文帝初例

凡非正統則不書因事特書者去皇號

漢立太子盈無事而特書

者備漢事皇號惟太上皇不可省然惟一見後但云太上而已

崩葬

陵廟改葬追尊

凡正統曰崩

因其舊史臣子之辭

在外則地

秦始皇漢安帝之類

未踰年

不成君曰薨

如漢北鄉侯

失尊曰卒

如周赧漢獻之類

其太皇

太后皇太后皇后皆曰某后某氏崩自殺曰自殺

謂罪有罪即加罪字

上文已書反逆者不必加無疑者有罪字如衛后戾太子是

罪而以幽死者曰幽殺之

自殺亦同廢后不書因事見

者曰卒自殺者曰自殺國亡身廢守節不移而國
統尋復者則存其故號而書崩孝平皇后秦漢以後王

侯死皆曰卒賢者則注云謚曰某按劉秘丞說凡

依陸淳例書卒溫公以為確論而恨周秦漢紀不
可請本追改則是以覺通鑑書薨之失而悔之矣
陸淳說見春秋纂例蓋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之
於國史也今從其說○又謚非生者之稱而通鑑
以謚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今亦正之然自殺者

如后例反逆如七國者僭國之君稱帝者曰某主

姓某卒稱王公者曰某王公姓某卒按溫公引三
十國春秋諸

國之君皆書卒后夫人不書因事而見者曰某號某氏卒

凡無統之君稱帝者曰某主某殂稱王公者曰某王

公某薨上無天子故得其后夫人如僭國例

凡蠻夷君長曰死匈奴單于
烏孫昆彌

凡盜賊酋帥曰死隗囂
之類

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謚

凡正統之君葬驪山萬年
長陵以下立廟太上皇廟
高廟之類預作陵漢景

作陽陵邑募
民徙居之類廟漢文作顧
成廟之類追崇廟號漢太祖太宗
世宗中宗之

類皆隨事書之

凡正統之后特葬曰葬某謚皇后于某自漢宣帝許
后始有謚而

書葬如合葬不地如漢光武
昭烈之類不當合而合則特書

合葬某陵漢哀帝傅太后
合葬渭陵之類

凡僭國無統之君陵廟因事乃書無事則見之注下

因事如魏作壽陵立三祖廟之類 其后夫人亦然

凡正統追尊改葬立廟皆書

漢高祖五年昭靈夫人昭帝鉤弋夫人宣帝追謚戾太子悼考悼后置園邑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哀帝定陶共王去定陶之號光武立四親廟於洛陽徒章陵

篡賊 晉董狐齊太史書趙盾崔杼弑君而不隱史氏之正法也正如春秋魯君被弑則書

薨而不以地著之蓋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前世史官修其本朝之史者多取春秋之法然已非史法又況後世之人修前代之史乃亦有為之隱諱而使亂臣賊子之罪不自於世人之耳目者則於義何所當乎通鑑所書已革此弊然亦有未深切者今頗正之如左觀者詳之

凡正統周秦以前列國弑君微者曰盜殺某君某

楚君 史失賊曰某國弑其君某 鄭君 賊可見者曰

某弑其君某 韓嚴遂 君失名則不名 韓哀侯 賊官

可見者並著之 秦庶長 弑君而及其親屬者并書

之 秦出公 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 淖

及其母 類弑其君之父母者隨事書之 秦魏冉弑惠文后

類秦以後以兵弑者天子則曰某人弑帝于某 趙

高之類書地 僭國無統則曰某國某人弑其君子

某 如魏司馬昭之類

凡以毒弑者加進毒字而不地 不可得而地故加進毒以著其實如莽冀

之類霍顯又疑者曰中毒崩如晉惠帝之類史言或曰司馬越之鳩而

加使醫字通鑑不著其語今但如此書以傳疑而著史家本語於其下

凡事義不同者隨事異文如呂后廢少帝幽殺之類少帝本非孝惠子特呂后所自立而殺之故不得以弑書若少帝真當立之人無可廢之罪則婦人之義夫死從子況天下之主乎雖其王母亦不得免弑君之名矣元魏馮后顯祖之事當以此裁之

凡篡國其事不同故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如田氏并齊三

晉分地秦人入寇之類至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為自立書之革命則曰稱帝而不曰受禪封其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奉其弑之者自加弑例

凡殺他國之君亦隨事而異文魏殺衛君之類其因戰而殺之見征伐例

廢徙謂下廢上者其上廢下自入廢黜例

凡未成君而有罪當廢者曰某有罪某官某奏廢之

昌邑王賀之類無罪為強臣所廢者曰某廢某為某弘農王之類

未即位者如本號孺子之類列國廢其君曰某國廢

某君某為某三晉之類遷則曰某遷其君于某齊田和之類

祭祀郊祀 封禪 宗廟 雜祠祭 冠昏 舉盛禮 宴饗 學校

凡正統郊祀天地建置遷徙皆書雍五時甘泉大時汾陰后土汶上明

堂渭陽五帝長安南北郊其行禮世一見之餘或因事而書

凡封禪皆書

凡宗廟之禮建置更革皆書漢王二年立宗廟社稷例不合書特書以備漢

事太上皇高廟原廟顧成廟太宗廟之類其行禮不書或舉盛禮或因

他事乃書

凡雜祠祭因事乃書或有得失可法戒則特書之如

始皇祠舜禹高祖祠孔子之類失如文帝作汾陰廟武帝祠竈求僊之類

非正統用正統雜祠祭例秦王郊見上帝于雍以借書又以見漢五時所

起由

凡冠昏惟正統書冠如漢惠昭之類昏如漢平之類

非正統則非有事義不書如秦王冠以帶劔書楚迎婦以忘讎書之類

凡禮儀惟正統盛禮及有事義見得失者乃書文帝藉田

明帝太射養老之屬以得書登靈臺以盛書

凡置酒宴饗因事乃書漢置酒南宮朝賀置酒之類

非正統者亦同上例魏主髦養老之類

凡學校興廢皆書

凡事關道術者皆書石渠白虎求書典校圖讖漢禮律歷

行幸巡幸田獵奔走

凡正統巡幸郡國曰帝如某○既行而止曰不至而

還○所過有事曰帝至某問無異事則不書帝○所詣非一

則指其方曰帝某巡○還曰帝還宮問無異事則不書帝○

暫還復出曰留幾日

凡官府第宅曰幸○學校曰臨曰視○私出曰微行

凡游觀田獵之事各以其事書

凡奔走以實書○列國若僭國無統之君出走曰某

號某出奔某諸侯失地名未有所止者曰出走齊君地

凡非正統書法同但不書還或當特書以見事實則

曰還某如魏主某還洛陽之類幸下著其字

恩澤制詔號令更革遺使巡行戒諭遺詔

凡恩澤皆書正統曰赦起漢高祖五年至元帝永光二年再赦之後依胡氏例無

事意者不復書○非正統者曰赦其境內○賜復如高帝復產子

者過沛復除減租力役惠帝減戍卒文帝除田租之類○問疾苦

貸貧乏如漢文帝定振貧養老之類○恤死喪如漢王棺歛吏士○錄

囚徒宣帝令郡國上繫囚○賜酺趙主父酺五日

凡制詔謂前此所無而始為之者皆書之秦置丞相趙胡服秦

置郡縣為水德漢初為筭賦起朝儀立原廟之類是也

凡更革謂前此所有而今始改定者皆書之秦變法廢井田

更賦稅法更號除謚銷兵壞城焚書漢高除秦苛法文帝除肉刑短喪之類

凡興作土工皆書之如秦鑿涇水為渠築宮治道

凡戒諭皆書周王使東周公喻楚

凡遺詔有事者皆書如文帝短喪武帝宣帝昭烈顧命章帝罷鹽鐵

凡遣使巡行各隨事書之

凡號令謂措置一時之事者皆書之如秦令民納粟拜爵文帝令四

方毋來獻列侯之國之類

朝會

聘問 游說 和好 交質 割地 降附 貢獻

凡朝有事若非常乃書正統曰某侯來朝周齊侯秦

會諸侯來朝之類漢以後則書名眾則曰等

非正統而相朝者曰某入朝于某如韓王朝其相

如而非朝者各以其事書如秦王稷薨韓王哀經入弔祠齊趙入秦置酒

之類

凡會盟皆書有主者曰某會某于某齊田和會魏衛于濁澤秦公子

少官會諸侯來朝秦誘楚會武關秦會楚于宛之類無主者曰某某會于某

齊魏會田諸侯會京師齊魏會徐州之類有事者各以事繫之如濁澤以求為

諸侯徐州以相王之類

凡聘問正統遣使于他國曰遣某官某使某漢陸賈劉敬

使卑而無事者曰遣使如某他國通好而不臣者

使來曰某國遣使來聘使者有事則曰遣其臣某

使者官重則曰遣其某官某○間無異事而遣報

使則曰遣某官某報之有異事則曰遣某官某報

其使非正統則曰某使某如某燕樂毅略則曰某遣

使如某○間說則曰某使某說某而繫其事秦使張儀

說諸侯連衡使以歇歸約親用此例燕使蘇秦報未至秦王薨諸侯皆畔衡復合從而不可書者秦非燕所能使燕

特資其行耳○乞師曰某使某如某乞師趙公子勝如楚

乞師○獻物曰某使某獻某于某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凡和好各依本文書之其非正統或曰某以某為和
於某或曰某請成于某或曰某與某平或曰某與
某和親或曰約親○正統我所欲曰遣某使某結
和親或曰與某和親彼所欲曰某請和親

凡交質曰某某質于某

凡割地從小入大曰某獻某地于某或曰某入某地
于某或曰某伐某某獻某或曰某以某為和於某
或曰云云某盡入某以謝或曰某割某以和于某
從大入小曰某與某某

凡降附正統曰某來降○力致曰降之如赤眉○或

隨事書之如曰南越王稱臣奉貢之類

非正統曰某降于某○或隨事書之如衛服屬三晉聽命于秦

韓稱藩于秦王陵以兵屬漢隨何以九江王歸漢之類

凡貢獻正統曰某遣使入貢或云獻某物

非正統曰某遣使貢獻于某或曰獻某物如趙使藺相如

獻璧于秦之刺

封拜選舉 賞賜 殊禮 徵聘 賜爵 賜姓 錄子孫

凡正統封王皆書曰立某為某王漢高祖立長沙王芮從兄賈弟交兄

喜子肥之類自武帝元朔二年以後封更立曰更王無事義者皆不書廢徙國除倣此例

立或曰徙齊王信濟北王志封侯有故乃書曰封某為某

侯之類因而命之者曰初命某為諸侯周威烈三

和之類封者多統言之如云始剖符封功臣為衛侯

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益封進爵有故則書

封河間王良進孔吉等爵之類漢文帝論功益戶有差成帝益褒先代聖王之後

而封者悉書之武帝封姬嘉

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如鄭眾之屬以著刑臣有功之始

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如元舅王鳳之類以著外家與政之禍

凡非正統封其臣子有故則書曰某封某為某如何大夫

商君親屬則曰某封某某為某趙勝

凡相王見卽位例

凡正統命官曰以某人為某宰相皆書漢丞相相國三公及權臣

秉政者皆書御史大夫因事乃書自永初元年以後三公因事乃書餘官非有故不

書有功有事若其人之賢否用舍宦者除拜當書

者皆加宦者字如石顯之類以著刑臣與政之屬

因事而命官者某人云云以為某官周吳起漢蘇武非正

統命官非有故不書衛鞅申不害之類

魏晉以後一除數官則書其重者三公丞相大將軍大司馬侍中

中書監令尚書令僕射○州鎮但云都督某某等州軍事無

都督號者但云某州刺史有異者全書及所鎮如

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治建業之類

凡選舉皆書

如漢高帝求賢詔惠帝復孝弟力田文帝舉賢良方正之類

凡賜服

周賜秦以黻之類

賜爵

卜式號之類

姓

同婦人號

凡殊禮皆書

如致伯于秦蕭何劔履上殿賜淮南王杖王莽加號九錫之類王莽是自為

凡徵聘隱士

從其本文或曰迎

或曰徵

申公龔勝之類

或曰徵

周黨嚴光

類之

凡追褒勳賢皆書

如畫像如光武祭蕭何霍光祭陳蕃等之類

凡錄功臣子孫皆書

如宣帝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封蕭何子孫之類

征伐

叛亂

藩竊

夷狄

遣將

凡正統自下逆上曰反有謀未發者曰謀反兵向闕

曰舉兵犯闕

凡調兵曰發集兵曰募整兵曰勒行定曰徇行取曰

略肆略曰侵掩其不備曰襲同欲曰同合勢曰連

兵并進曰合兵在遠而附之曰應相接曰迎服屬

曰從益其勢曰助援其急曰救開其圍曰解交兵

曰戰尾其後曰追環其城曰圍

凡勝之易者曰敗某師平之難者曰捕斬之舍此之

彼曰叛曰降于某附于某犯城邑寇得曰陷居曰

走月居苟堂

走月居苟堂

走月居苟堂

走月居苟堂

凡僭名號曰稱周列國稱王稱帝漢以後僭國篡

人微事小曰作亂人微衆少曰盜衆多曰羣盜

犯順曰寇秦伐韓趙周約諸侯欲伐秦秦人攻西周

凡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擾

某處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塞或云入某

郡殺掠吏民

凡正統天子親將兵曰帝自將如漢高擊臧荼利幾之類遣將則

曰遣某官某將兵○大將兼統諸軍則曰率幾將

軍或云督諸軍或云護諸將○將卑師少無大勝

負則但云遣兵○不遣兵而州郡自討則云州郡

或云州兵或云郡兵置守令平盜賊曰以某人為

某云云成帝河平二年西夷相攻以陳立為牂牁太守討平之以虞詡為朝歌長之類

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如漢高祖於韓王信

類於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其應兵

曰備曰禦曰拒皆因其本文如漢高祖於共尉臧荼利幾匈奴之屬

凡人舉兵討篡逆之賊皆曰討漢王討西楚呂臣劉崇翟義之類

凡戰不地屢戰則地極遠則地

凡書敵於敵國曰滅之韓滅鄭之類於亂賊曰平之敵國

亂賊歲久地廣屢戰而後定則結之曰某地悉定

或曰某地平

凡得其罪人者於臣子曰誅於夷狄若非臣子者曰
斬曰殺

凡執其君長將帥曰執曰虜曰禽曰獲曰得皆從其
本文

凡阬斬非多不書○取地非多且要不書

凡師入曰還全勝而歸曰振旅趙充國之類小敗曰不利

彼為主曰不克大敗曰大敗或曰敗績將帥死節

曰死之

凡人討逆賊而敗者亦曰不克死曰死之劉崇翟其義之類

破滅者亦以自敗為文

三輔兵皆破滅之類

凡非正統而相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

討其他悉從本文惟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書討討

而殺之曰誅

廢黜

后諸王太子國除

凡正統廢其后太子諸侯王而無以考其罪之實者

曰某人廢

如漢彭越陳后之類

罪狀明白者加有罪字

罪已見者

云以罪若反逆大罪已見則不必加

無罪曰廢某人

如漢景帝廢薄后太子榮之類

凡書國除者著其事

燕王建之類

有罪亦如之

凡自貶號者因其本文

衛侯衛君之類

凡非正統者向上皆加國號廢字在上者下加其字

罷免例皆倣此

罷免

囚繫 流竄 誅殺 寬宥

凡罷免罪不著者曰某官某免并免爵者曰某官某

爵某免為庶人

流徙者即不言為庶人

著者名下加有罪字

或作以罪

無罪者曰免某官某并免爵者曰免某官某

爵某為庶人策免者加策免字

凡謝病請老致仕宰相賢臣則書

張良王吉二疏韋賢之類

凡就國貶左遷亦依罷免例分三等罪疑則姓名在

上罪著則加有罪字無罪則云遣某人就國貶某

官某為某官左遷某為某官

凡上印綬收印綬從本文

鄧禹王商之類

凡下獄死罪不著者曰某官某下獄死罪狀明白者

名下加有罪字

或云以

無罪者曰下某官某獄殺之

其以赦出或被刑若自殺不食死之類各隨其事

書之官已見者不復見惟無罪而昏者則特書之

雖以廢免亦曰故某官爵某

凡誅殺叛逆或大罪曰某官某伏誅或曰誅某官某

或曰討某官某誅之

秦趙高漢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之類

凡他罪明白者曰有罪棄市罪疑者去有罪字無罪

曰殺某官某

趙李牧秦李斯漢韓信彭越之類

凡書官例與下獄例同族其家夷其族夷三族族誅

某人家族滅某人人家皆從本文

凡欲殺而釋之者

韓信朱雲之類

○欲治而寬之者

梁王立之類

○當誅而不果者

王氏五侯之類

人事

凡鄉里世系不能悉記惟賢者則著其略

凡諸臣之卒惟宰相悉書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

而註其謚

說見崩葬例

常人則不爵不姓不謚

姓未見者著之

凡賢臣特書依賢相例官爵在所有處士曰處士眾

人則因事而見曰某官姓名卒而已無官則爵無

爵則姓名而已某官爵已見者亦不復書

凡卒于軍者曰軍

祭遵馮異

非其地則地

管寧之類

凡自殺者曰自殺有罪者加有罪字

凡賢臣遇害曰某殺某其官爵如本例

來歙岑彭之類

凡眾殺稱人

吳起蘇秦之類

盜殺稱盜

俠累之類

凡死節者皆異文以見褒

劉崇翟義劉快龔勝王經劉謙諸葛瞻

凡無統之世惟宰相不悉書餘並依正統例但各加

其國名

凡僭國之臣不以賢否皆因事乃見而依無統常人

之例

凡篡賊之臣書死

范增王舜揚雄之類

凡戰死書死

凡一人之往來去就關國家利害繫時世輕重者不

以賢否皆書

孟軻吳起衛鞅李斯張良諸葛亮管寧之類

或有他事當

見者亦書

田文之類

凡有官者書官惟初除一見後改除乃復見之

凡宰相官重者書官而去姓

如相國何大將軍元之類

爵異者書

爵而去姓

魏公操魏王操之類

凡無統大國之臣依正統小國僭國雖權臣貴重但

書姓名

凡正統諸侯王既卒皆以謚稱

災祥

凡災異悉書祥瑞或以示疑或以著偽乃書

凡因災異而自貶損求言修政施惠者皆書無實者

或不悉書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

竟

資治通鑑綱目總目錄

○第一卷

凡百四十八年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第二卷

凡五十三年

起丙午盡戊戌西楚霸王四年

漢王四年

○第三卷

凡四十六年

起己亥漢高帝五年盡甲申漢

文帝後七年

○第四卷

凡四十六年

起乙酉漢景帝元年盡庚午漢武帝元鼎六年

○第五卷

凡四十九年

起辛未漢武帝元封元年盡己未漢宣帝元康四年

○第六卷

凡四十一年

起庚申漢宣帝神爵元年盡庚子漢成帝陽朔四年

○第七卷

凡二十二年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盡壬戌漢平帝元始二年

○第八卷

凡二十四年

起癸亥漢平帝元始三年盡丙戌漢光武帝建武二年

○第九卷

凡四十九年

起丁亥漢光武帝建武三年盡乙亥漢明帝永平十八年

○第十卷

凡五十年

起丙子漢章帝建初元年盡乙

丑漢安帝延光四年

○第十一卷

凡四十一年

起丙寅漢順帝永建元年盡丙

午漢桓帝延熹元年

○第十二卷

凡二十七年

起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盡癸

酉漢獻帝初平四年

○第十三卷

凡十五年

起甲戌漢獻帝興平元年盡戊

子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第十四卷

凡十九年

起巳丑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盡

丁未漢後主建興五年

○第十五卷

凡二十五年

起戊申漢後主建興六年盡壬

申漢後主延熙十五年

○第十六卷

凡二十七年

起癸酉漢後主延熙十六年盡

巳亥晉武帝咸寧五年

○第十七卷

凡二十五年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盡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第十八卷

凡十四年

起乙丑晉惠帝永興二年盡戊寅晉元帝太興元年

○第十九卷

凡十九年

起己卯晉元帝太興二年盡丁酉晉成帝咸康三年

○第二十卷

凡二十二年

起戊戌晉成帝咸康四年盡己

未晉穆帝升平三年

○第二十一卷

凡二十五年

起庚申晉穆帝升平四年盡甲申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第二十二卷

凡十四年

起乙酉晉孝武帝太元十年盡戊戌晉安帝隆安二年

○第二十三卷

凡十二年

起己亥晉安帝隆安三年盡庚戌晉安帝義熙六年

○第二十四卷

凡十七年

起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盡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

○第二十五卷

凡二十三年

起戊辰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麿元年盡庚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

○第二十六卷

凡十五年

起辛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盡乙巳宋明帝泰始元年魏文帝和平六年

○第二十七卷

凡十八年

起丙午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盡癸亥齊武帝永明元年魏孝文帝太和七年

○第二十八卷

凡十三年

起甲子齊武帝永明二年魏孝

文帝太和八年盡丙子齊高帝
建武三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
年

○第二十九卷

凡八年

起丁丑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
文帝太和二十一年盡甲申梁
武帝天監三年魏宣武帝正始
元年

○第三十卷

凡二十一年

起乙酉梁武帝天監四年魏宣

○第三十一卷

凡七年

武帝正始二年盡乙巳梁武帝
普通六年魏孝明帝孝昌元年
起丙午梁武帝普通七年魏孝
明帝孝昌二年盡壬子梁武帝
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永熙元
年

○第三十二卷

凡十五年

起癸丑盡丁卯

○第三十三卷

凡七年

○第三十四卷

起戊辰盡甲戌

凡十七年

○第三十五卷

起乙亥盡辛卯

凡十二年

○第三十六卷

起壬辰盡癸卯

凡二十四年

○第三十七卷

起甲辰盡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

凡十年

起戊辰隋煬帝大業四年盡丁

○第三十八卷

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凡六年

起戊寅隋恭帝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盡甲申唐高祖武德七年

○第三十九卷

凡十六年

起乙酉唐高祖武德八年盡庚子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第四十卷

凡二十一年

起辛丑唐太宗貞觀十五年盡

辛酉唐高宗龍朔元年

○第四十三卷

凡三十五年

起壬戌唐高宗龍朔二年盡丙

申唐中宗嗣聖十三年

○第四十二卷

凡十七年

起丁酉唐中宗嗣聖十四年盡

癸丑唐玄宗開元元年

○第四十三卷

凡三十四年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盡丁

亥唐玄宗天寶六載

○第四十四卷

凡十一年

起戊子唐玄宗天寶七載盡戊

戌唐肅宗乾元元年

○第四十五卷

凡二十年

起己亥唐肅宗乾元二年盡戊

午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第四十六卷

凡五年有奇

起己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盡

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四月

○第四十七卷

凡十六年有奇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
盡庚辰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第四十八卷

凡十八年

起辛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盡
戊戌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第四十九卷

凡十九年

起己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盡
丁巳唐文宗開成二年

○第五十卷

凡三十年

起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盡丁

亥唐懿宗咸通八年

○第五十一卷

凡十六年有奇

起戊子唐懿宗咸通九年盡甲
辰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

○第五十二卷

凡十二年有奇

起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
盡丙辰唐昭宗乾寧三年

○第五十三卷

凡十年

起丁巳唐昭宗乾寧四年盡丙
寅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第五十四卷

凡十三年

起丁卯盡巳卯

○第五十五卷

凡七年

起庚辰盡丙戌

○第五十六卷

凡十年

起丁亥盡丙申

○第五十七卷

凡十年

起丁酉盡丙午

○第五十八卷

凡五年

起丁未盡辛亥

○第五十九卷

凡八年

起壬子盡巳未

資治通鑑綱目總目錄

通鑑綱目總目錄

通鑑綱目總目錄

卷

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苟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胡氏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自悼公以來陰疑冰堅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亦不得已焉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每謹

於微而已矣甲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誠如是雖使六卿並起三家輩出莽操懿温按跡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瑤之賢則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

伯戲康子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
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
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
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取人之君相又不
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蠆皆能害人況
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
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
地必請於侏人侏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
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曰無故任
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
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
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
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
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
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曰善亦與
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
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
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
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寵產鼃民無叛意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
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用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
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知之事
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
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
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
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
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
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
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
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
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
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唯輔果在司馬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聰察疆
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
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

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
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然
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
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以來國之亂臣
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
特智伯哉○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
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
中塗廝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
爲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
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
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
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
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
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胡氏
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
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爲之報
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
遇以死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其
可謂義士矣然襄子知其如此而不立也終殺之何以爲人
臣之勸哉○襄子爲伯魯之孫是爲獻子獻子生籍是爲烈侯

置後立伯魯之孫澆是爲獻子獻子生籍是爲烈侯
魏斯者桓子之孫是爲文侯韓虔者康子之孫是爲
景侯蓋自三家之滅智伯至是五十一年矣○魏文
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
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
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
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
之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趙兄弟也而不敢聞命
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不知文侯以
媾於已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於三晉文侯使樂
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
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
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
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
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
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
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
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
侯曰善子擊出遭田子方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早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進樂羊中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帥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

卯巳

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毋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為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其死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若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二十四年 元 僖公 王崩子驕立 是為盜殺楚君當

庚辰 元年悼王秦伐魏

辛巳 二年魏韓趙伐楚○鄭圍韓陽翟

壬午 三年惠公魏武侯魏武侯號山崩壅河

癸未 四年楚圍鄭

甲申 五年日食○盜殺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

勇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
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
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眾聶政直入刺之因自皮
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
姊蒯聞而往哭之曰是軼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之
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没身之誅終滅賢弟之
名遂死政尸之旁

乙酉 六年鄭弒其君駘

丙戌 七年

丁亥 八年齊伐魯

戊子 九年魏伐鄭

己丑 十年晉孝公

庚寅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齊田和遷其君貸於

海上食一城和田恒之曾孫也

辛卯 十二年秦晉戰于武城○齊伐魏○魯敗齊師于平

陸

壬辰 十三年秦侵晉○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

求為諸侯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十四年

癸巳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魏侯斯卒○魏吳起奔楚

楚以為相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

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相

田文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善魏相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譖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

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

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以養戰士要在疆兵破游說

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

皆患楚之疆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

乙未十六年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

舊國八田齊新初命齊田和為諸侯○魏襲趙邯鄲

不克

丙申十七年秦庶長改弒其君及其君母庶長改迎靈公

立之是為獻公遂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韓伐鄭遂伐宋

丁酉十八年秦獻公齊桓

戊戌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兔臺

己亥二十年日食晝晦

趙付居故堂

通鑑綱目卷一

七

庚子

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

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

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滅即位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

辛丑

二十二年齊伐燕○魏韓趙伐齊

壬寅

二十三年是歲齊亡統秦晉楚燕魏趙韓田齊凡八大國趙襲衛不克○齊

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癸卯

二十四年齊威王因狄貶魏師于澮○魏韓趙伐齊

甲辰

二十五年晉靖公俱蜀伐楚

乙巳

二十六年韓哀侯元年是歲晉亡統王崩子喜立

是為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丙午

烈王元年日食○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丁未

二年趙成侯種元年

戊申

三年燕敗齊師于林狐○魯魏伐齊

巳酉

四年燕桓公元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趙師于

北蘭

庚戌

五年魏伐楚○韓嚴遂弒其君哀侯以韓龐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

刺龐於朝而并中哀侯魏侯擊卒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子榮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辛亥

六年魏惠王榮元年齊侯來朝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

賢威王趙伐齊○魏敗趙師于懷○齊侯封即墨大夫

烹阿大夫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

壬子

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
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
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
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七年楚宣王良日食○王崩弟扁立是為韓趙伐魏

圍安邑

韓公孫頎謂懿侯曰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
趙成侯合兵伐魏大破其兵遂圍安邑成侯

曰殺懿侯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
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疆
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而去太史
公曰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
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
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顯王元年齊伐魏○趙侵齊

甲寅

二年

三年秦敗韓魏之師于洛陽

乙卯

丙辰

四年魏伐宋

丁巳

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斬首六萬

戊午

六年

己未

七年魏敗韓趙之師于澮○秦敗魏師于少梁○秦

伯卒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生二十有一年矣是時河
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

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
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
盟於是孝公發憤脩政欲以彊秦

庚申

八年

秦孝公文公元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秦孝公

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
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
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
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

通鑑綱目卷一

通鑑綱目卷一

一

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
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
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
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孫痤如知其賢未及進會病
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
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
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
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
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
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
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變臣景監
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辛酉 壬戌

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

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

疆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
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
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
者拘焉公曰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
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
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
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為私鬪者各
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
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斂宗室非有軍功
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
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
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
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
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乃下令行
其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
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

通鑑綱目卷一

通鑑綱目卷一

九

九

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司馬
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故
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
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是以上下離
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
亡豈不哀哉商君以刻薄之資處攻戰之世猶且不
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
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癸亥

十一年

昭侯元年

秦敗韓師于西山

乙丑

十二年

丙寅

十三年

丁卯

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

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丁卯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魏伐趙圍邯鄲

戊辰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初孫臏

俱學兵法涓化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謀救趙以臏為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十七年秦伐魏 ○諸侯圍魏襄陵

十八年秦伐魏 ○韓以申不害為相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

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脩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獎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嚙一笑嚙有為嚙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

壬申

二十年 趙肅侯元年

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二十二年

乙亥

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初子思言苟變於

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

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

二十六年致伯于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

會諸侯來朝

二十七年案史記是年齊宣王元年通鑑與史記不同而考異不載其說未詳所據後潛王元年

此年倣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

庚辰

巳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子申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

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

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師以救

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

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

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

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陘而旁多阻隘可

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

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辛巳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

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為商君

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何

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

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

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代魏魏

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

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

將而禦之軍既相拒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

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

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

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

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胡氏曰使鞅而可殺

殺鞅而魏長無患未害為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為

也況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惠王不恨不用孟子

之言而以不用公叔之齊趙伐魏

言為恨其亦可謂愚矣

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

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

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

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步

壬午 癸未

三十年 楚威王 商元年

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孝公薨太子

立是為惠文

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

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

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

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步

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

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

五殺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

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

救荆禍巴人致貢犬戎來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

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其死也男

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景

監以為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

門不出已八年矣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

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

為驂乘持矛而操鬪戟者旁車而趨書曰恃德者昌
特力者亡此數者非特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
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而無變計秦王
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
哉商君不聽居五月而難作胡氏曰鞅至是雖有變
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讎也六國者其敵也
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藁爾
之地不足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
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
之徒亦可以少戒哉

三十二年惠文元年韓申不害卒

三十二年宋太丘社亡○孟軻至魏孟軻鄒人名軻受業於孔子之

孫子思是歲魏惠王甲詞厚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
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
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
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惠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不能

酉乙申甲

也用也

戊丙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魏惠王一年司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三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和嶠皆以為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為二王之年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得其真故今從之齊魏會于

徐州以相王○楚滅越越王無彊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吳故地

東至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而朝服於楚

三十六年楚伐齊○韓侯卒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

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也秦大敗魏舉羸者也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戊

亥丁

師禽其將龍賈取雕陰○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按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悞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策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令其將相會盟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於

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韓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而人民甚衆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即有軍役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已二十一萬矣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存亡之機決矣幸而勝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此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陽晉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

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
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
計過也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
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故秦之所害莫
如楚楚之與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
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
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巳丑

三十七年

易王宣惠王

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

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秦使公孫行欺齊魏以伐趙趙肅侯讓蘇秦恐請使燕

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魏以陰晉為和於秦

定華

秦伐燕

庚寅

三十八年

辛卯

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

壬辰

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宋公弟偃逐其

君剔成而自立

癸巳

四十一年

楚懷王

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

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

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

學縱橫之術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秦王說之以為客卿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秦歸焦曲沃於魏

壬午

四十三年趙侯卒

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

車謝是歲堯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

趙世家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丙申

四十四年武靈王元年夏四月秦初稱王

丁酉

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蘇秦自燕奔齊蘇秦通於

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為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為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死囿以明得意欲以敵齊而為燕

戊戌

四十六年齊湣王元年秦齊楚會于齧桑○秦相張

儀免出相魏○韓燕稱王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亥巳

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伐魏取二邑而陰厚儀益甚

庚申

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是為慎齊號薛公田文為孟

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

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散財

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

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司馬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

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雄耳書所謂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

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公孫戊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戊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

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

不受戊趨出未至中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戊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

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司馬公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譏

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通鑑綱目卷一

辛丑

慎觀王元年

元年

王噲

衛更貶號曰君

壬寅

二年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今夫天下之
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
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至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
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臣未之聞也無
已則王乎王曰德何如則可以保民乎哉曰保民而
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曰何由
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
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不識有諸曰有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
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癸卯

三年

魏襄王

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

之五國皆敗走○宋稱王

甲辰

四年秦大敗韓師于脩魚虜其將鯨申差

斬首八萬

齊大夫殺蘇秦○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

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
山大川之限卒戍四境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
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
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則相殺傷而欲恃反
復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
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
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
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通鑑綱目卷一

通鑑綱目卷一

七

乙巳 五年秦伐蜀取之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
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
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
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
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
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
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
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
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
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
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
也不如伐蜀完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秦以益
疆富厚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燕相子之與蘇秦
輕諸侯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燕相子之與蘇秦
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
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

丙午丁未

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
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或
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而啓與
其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
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
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
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
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

六年王崩子延立

是爲

親王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伐魏取曲沃

又敗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倉以和○齊伐燕取之

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

王使人誘之且許爲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
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伐燕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於是齊王問於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也諸侯將謀救燕王又問於孟子曰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也王無能用既而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有過乎孟子問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聖人亦有過乎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孟子去齊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而為之辭孟子去齊攻伐為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已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為臣於齊而歸喟然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韓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沒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軻氏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申戊

二年齊潛王秦伐趙○楚屈匄伐秦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

趙世家卷之三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三

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句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酉巳

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句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丹

之戰斬首八萬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

苦甲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

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

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

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

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

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

往王以為亞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

卿任以為國政韓君卒為政繆留曰不可晉用六卿而

戌庚

四年燕昭王平韓蜀相殺蜀侯○秦使張儀說楚韓

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秦惠王使

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

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

疆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

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

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

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

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

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

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胡氏曰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眾乎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

通鑑綱目卷二

三

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
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
矣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
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
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為大
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楚王
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
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
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
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
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
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
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
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有也齊
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
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

亥辛

五年

秦武王

秦張儀復出相魏

張儀詭說秦武王而

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
雖僻遠然而心舍忿怒之日久矣今有敵甲凋兵軍
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
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
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
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
今秦發三將軍塞午道軍成臯澠池約四國為一以
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若與秦約
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
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
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
儀諸侯聞之皆
畔衡復合從

秦皆以從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
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犀首及秦弟代厲又周最樓
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載而
儀秦衍最著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通鑑綱目卷之

通鑑綱目卷之

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妾婦之道而巳惡得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六年秦初置丞相

七年秦魏會于應○秦甘茂伐韓宜陽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

茂至魏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

丑癸子壬

寅甲

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

八年秦拔宜陽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

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秦君卒弟稷立母芊氏治國

事以舅魏冉為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無子

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芊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而立之稷

冉為將軍衛咸陽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北略

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

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

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

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

通鑑綱目卷一

通鑑綱目卷一

三

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侵暴吾地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乙卯

九年秦昭襄王趙君略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

丙辰

魏齊并致胡兵○楚齊韓合從

丙辰

十年彗星見○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

滅之冉遂為政威震秦國

丁巳

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戊午

十二年彗星見○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初楚與齊韓合

巳未

十三年秦魏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蒲阪○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亡歸

庚申

十四年日食晝晦○秦取韓穰○蜀守叛秦秦誅之

○秦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道子居放堂

酉辛

戌壬

十五年秦公子悝質于齊○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

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

父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

國焉使肥義為相國傳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

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為使者

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

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

矣秦人齊魏會于韓○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

大驚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秦伐楚取八城秦

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

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

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

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

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

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雖屈平曰

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

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

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

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

橫方質於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

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

雖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

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

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

天下也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

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

卒用其相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懷王左

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左

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寤而王終

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秦以齊田

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而死

文為丞相秦王聞文賢使

請於齊以為相

趙府居敬堂

通鑑綱目卷一

三

亥癸

十七年

惠文王何元年

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

齊而後秦秦得其危哉王囚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
 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
 客有善為狗盜者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
 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
 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秦伐楚取十六城楚人告于
 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秦伐楚取十六城秦曰賴社
 稷神靈國有王矣秦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
 王怒伐之取十六城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
 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孟嘗君怨秦與
 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
 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
 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
 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
 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
 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

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
 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
 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
 而無攻韓魏其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
 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
 而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
 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
 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
 秦卒不出楚懷王蘇氏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
 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
 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
 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
 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
 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
 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蘇代之計
 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
 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
 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大義而屈於
 不義哉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
 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

道守居收堂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七

甲 丑乙

丙寅

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懷王發病薨于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

二十年魏昭王韓釐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

大赦酺五日○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

遂弑主父於沙丘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眾而欲

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不出母為

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偃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竟敗走主父成忿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食秦以魏冉為丞相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韓魏伐秦

丁卯 戊辰

通雅

通雅

通雅

魏冉薦左更白起將兵敗之于伊闕殺虜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為國尉

巳巳

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

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司馬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隣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疆烏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隣人役信哉

午庚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秦君封魏冉為穰侯公子市為宛侯公子悝為鄧侯

未辛

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入武遂于秦魏地四百里韓地二百里

申壬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

酉癸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秦攻趙拔梗陽

亥乙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戌

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秦敗韓師于夏山○齊滅宋宋有雀生麟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

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温

子丙

三十年秦會楚于宛會趙于中陽○秦蒙武擊齊拔

九城○齊殺狐咼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齊湣王滅宋而

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咼正義斬之

以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眾

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

樂毅約趙謂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

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

燕封毅為昌國君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

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

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賴

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此

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

益於我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

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對今

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

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

軍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

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徇

齊城未下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

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

北海而撫千乘以中軍據臨菑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利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潛宋獻是也秦魏韓會于京師

寅戊

三十二年齊襄王法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兵

至大梁而還○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

保莒城淖齒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敷女竒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

私通潛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

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疆

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

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給取璧遣從者懷之問行歸趙而

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以為上大夫

衛君卒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

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

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

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

相參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

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

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

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荀子曰嗣君聚

斂計數之君也未必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

政也管仲為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辰庚卯巳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

喻止之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請楚令尹昭子曰

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

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

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

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

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

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伐

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秦趙會于滎池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滎池廉頗藺相如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

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

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

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

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

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

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

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

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

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

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

史記卷一

卷一

三

史記卷一

卷一

三

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賤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而或者謂
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
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菑封單為安平
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
初燕人攻安平臨菑市掾田
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
奔即墨時齊地皆以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
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
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暮
年不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
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
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剋七十餘城今
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
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
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
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順齊為無道以害
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

讎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
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
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
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
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
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
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
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
代將毅遂奔趙將之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
人食必祭先租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
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
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
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
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
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
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
伏使老弱為婦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
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
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

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
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
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王自莒入臨菑王
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太子建以單為
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媾因自嫁汚吾世終
身不見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
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嚴下有貫珠者聞
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曰寡人憂民
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
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
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
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
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
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言曰田單之愛人嗟乃
王之教也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王君
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
欲有為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
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
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

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
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
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
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田單將攻
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
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不能下何也弗謝而
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將軍在
即墨織蕢伏鉅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
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
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
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
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趙
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
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
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
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蔽
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為計則可
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惟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薛公田文卒初齊潛王既滅來復通燕竟卒於趙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癸未

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

陳秦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

甲申

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

乙酉

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楚復取江

南十五邑楚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魏封公子無

丙戌

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秦

忌為信陵君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秦敗韓救兵斬首四萬

丁亥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戊子

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

和秦救韓取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

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壘者制地欲地者制壘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

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寔脩武

巳丑

四十三年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

通鑑綱目卷一

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豈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又兼韓服魏割濮磨之北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抹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且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志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資之與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則韓魏必爲關內之侯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

秦置南陽郡○秦魏楚伐燕

庚寅 辛卯

四十四年 武成 趙伐齊

四十五年 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爲馬服君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服君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奢曰道遠險阨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陳以待之不然而必敗者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秦伐齊取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秦伐齊取剛壽伐齊取剛壽以秦王使客卿竈秦滅義渠義渠戎王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秦以范雎為客卿初魏人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秦以范雎為客卿初魏人為睢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答擊睢折脅擗齒置廁中睢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睢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睢謬曰秦安得玉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睢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之於前明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苟可以少補於秦而

死臣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恐曰是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生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睢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睢為客卿與謀國事

四十六年秦攻趙闕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始用范雎之謀也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

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

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

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

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

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

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弑潛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

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之類也且三代之所

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

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

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

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

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

陽君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雎為丞相

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雎因辱之使歸告魏王曰速

丙申

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趙以公子勝為相

梁齊走趙匿平原君家秦君母芊氏以憂卒

除其災害薦用白起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功亦大

矣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雎之言也雎

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遂使秦伐

王絕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雎真傾危之士哉秦伐

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

注人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

諫太后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疆

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

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

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

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

戊戌酉丁

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
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
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
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
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
趙王之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無則不善
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
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齊師退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
乃出秦師退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
太史氏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五十二年

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楚太

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

君曰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
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
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
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
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
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
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
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
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封之

亥巳

五十三年

完考烈王

楚納州于秦○秦白起伐韓拔野

王上黨降趙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

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
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

趙趙受我秦必攻之

韓不能守上黨入之

其

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
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
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
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
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
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
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
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
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庚子辛丑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

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秦王齧攻上黨拔之
上黨民走趙趙廉頗

軍長平以按據之齧遂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
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
雖往請將不聽不如此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
合從媾乃可成也主不聽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天

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
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
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
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為反
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
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
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
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
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
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
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
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
武安君為上將軍而齧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
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
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
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

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
 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
 食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
 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患及齊
 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
 也却齊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弗聽
 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
 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
 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恐為亂
 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前後斬首
 虜又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寅壬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

割地以和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齮攻趙拔武安皮牢

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
 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為武安君功也
 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
 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

約割地也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
 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
 王王無救矣樓緩曰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
 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
 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
 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
 與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路
 齊則是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臣見秦
 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矣趙王曰善魏以孔斌為
 使卿如齊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相尋以病免初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為相子順謂使

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苟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
 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
 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
 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
 謂之曰子其行乎荅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
 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

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
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若不勝則可乘敵而擊之
勝則因而服焉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
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
雀處屋子母相哺响响相樂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
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
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
而歸之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
窮抵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
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君雖言王
稽王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雖散家
財物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讎必
云報

卯癸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

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
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

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乃以王齧代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趙王使平原

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
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
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
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耳使臣得蚤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
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
日出而不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
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
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
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
白起小豎子耳率百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
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
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乃
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

士矣因以毛遂為上客而魏晉鄙帥師救趙次于鄴

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謂魏曰吾攻趙

曰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

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行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

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者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

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

爭之疆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

之庫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

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

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

讒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行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

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

士致食客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夷門監者公

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生直

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

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

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

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賓客皆

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冠蓋相

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鄙救趙及

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赴關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

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

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

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

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

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

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

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

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眾屯於境上

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

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

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

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是

五十八年

元年

秦殺白起

王齕戰不利武安君曰

聞之怒疆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
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快快有餘言王乃
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魏公子無忌大破
之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
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
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

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
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
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
子不取也於是公子自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
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
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秦太
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

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已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
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

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
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

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
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

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
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

賢賓客遍天下日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
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

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
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

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
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

為然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為嗣因
請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

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伴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
異人遂以為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

趙守者收室

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
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

秦盡獻其地歸而卒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
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報

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楊攻西周
報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
其獻而歸報王於周是歲卒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一

